



齊氏醫案宗正辨訛

戎州逸士有堂齊秉慧纂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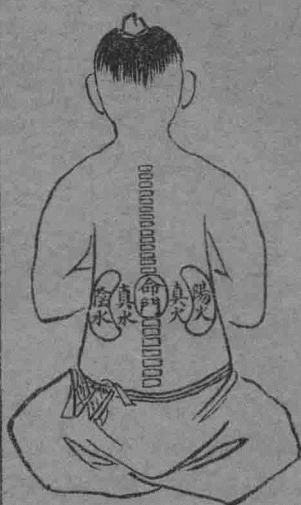
男

高東山較錄
瑞輯五參訂

受業

楊宗煦 溫如
張九錚 太和
古學恒 常新
王臣傑 國祥

較閱



先天圖說

先天圖
命門左邊小黑圈是真水之穴
右邊小白圈是相火之穴此一
水一火俱屬無形日夜潛行不
息息則無生矣

嘗觀內經註文以心為主愚謂人身別有一主非心也心為君主之官當與十二官平等不得獨尊若以心之官為主則六經圖說中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當云十一官矣何註內經者昧此耶蓋人之軀殼皮袋猶之暗室心在軀殼中猶人之在暗室若無一點燈光雖至靈動者亦蠢然無用俛俛乎其何之所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也惟一燈纔照機巧運用使爾自如可見主者非心而真宰之陽光乃主也其不明則危之義即息則無生之義也此主也氣

血之根生死之關十二經之綱維此理含糊未經道破業醫而不知此醫云乎哉

又一日遇一高僧問之曰心即是佛然則佛在胸中也曰非也在胸中是一團肉塊心有一真如心是佛又問曰真如心有何形狀曰無形又問此在何處安寄曰想在下邊余曰此可幾於道矣因與談內經諸書及銅人圖論然超悟唯唯而退今將六經真陰真陽一一甲乙與學潛玩深思據有形之查以求無形之妙自得之矣特撰先天一圖十二官載于六經圖說中嬰兒也元神也玄光也空中也浩然也太極也同此一火而後為君子慎勿以為生不過克全此火而歸之耳區區茲論聞千古之未明後之君子慎勿以為

趙氏曰余攷古銅人圖畫一形象而人身太極之妙顯然可見宜好事哉余不得已也試即命門言之命門在人身之中對臍附脊骨自上數下則為十四椎自下數上則為七椎內經曰七節之旁有小心此處兩腎所寄形似太極左邊一腎屬陰水右邊一腎屬陽水各開一寸五分中間所居之宮即太極圖中之白圈也其右旁一小白竅即相火也其左旁之小黑竅即天一之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屬無形之氣相火稟命於命門真水又隨相火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陰二十五度日夜周流於五臟六腑之間滯則病息則死矣凡人有生之時男女交媾之時先有大會而後精聚故曰火在水之先人生先生命門火此褚齊賢之言也發前人之所未發諸書皆謂父精母血非也男女

俱以火為先。男女俱有精。但男子陽精中有陰。以火為主。女子陰精中有陽。以精為主。謂陰精陽氣則可。謂男女合此二氣交聚。然後成形。成形俱屬後天矣。後天百骸俱備。若無一點先天火氣。盡屬死灰矣。故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予有譬焉。譬之元宵鰲山走馬燈。拜者舞者。飛者走者。無一不具其中間。惟是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緩。火息則寂然不動。而拜者舞者。飛者走者。軀殼未嘗不存也。故曰汝身非汝所有。是天地之委形也。予所以諄諄必欲明此理者。欲世之養生者治病者。的以命門之火氣為君主。有火方有氣。無火則氣斷矣。故人身中以氣為至貴至寶。何世之養身者不知節慾。而日夜戕賊此火。既病矣。不知溫養此火。而直用寒涼以日滅此火。焉望其有生氣耶。故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此之謂也。

夫先天腎中有陽水。有陰水。有火中之水。有土中之水。有金中之水。有木中之水。陽水者坎水也。氣也。陳希夷論曰坎以一陽陷於二陰。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蓋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云。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云。水泉動。是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謂之火中之水可也。謂之土中之水可也。陰水者兌澤也。形也。一陰上徹於二陽之上。以有形之水。普施萬物。下降為資生之利澤。在上即可為雨露之水。在下即

可為大溪之水。人之飲食入胃。命門之火。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上薰於肺。肺通百脉。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上達皮毛為汗。為涕。為唾。為津。下濡膀胱。為便。為液。至於血亦水也。以隨相火而行。故其色獨紅。周而復始。滾滾不竭。在其上則可為天河水。在下則可為長流水。始於西北天門。終於東南地戶。正所謂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故黃河海水皆同色也。金中之水。鑛中之水。水銀是也。在人身中。為骨中之髓。至精至貴。人之寶也。木中水者。與水入於坎水而上出。其水即木中之脂膏。人身足下有湧泉穴。肩上有肩井穴。此暗水潛行之道。凡津液潤布於皮膚之內者。皆井泉水也。夫水有如許之不同。總之歸於大海。天地之水以海為宗。人身中之水以腎為源。而其所以能晝夜不息者。以其有一元之乾氣為太極耳。此水中之五行也。明此水火之五行。而土木金可例推矣。

夫火有陽火。有陰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陽火者。天上日月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陰火者。燈燭之火。生於酉而死於寅。此對待之火也。水中火者。霹靂火也。即龍雷之火。無形而有聲。不焚草木。得雨而益熾。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原夫龍雷之見者。以五月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故隨陽而上升。至冬至一陽來復。故龍亦隨陽下伏。雷亦收聲。人身

腎中之相火亦猶是也。平日不能節慾以致命門火衰。腎中陰盛。龍火無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歸。是以上焦煩熱咳嗽等症。善治者以溫腎之藥。從其性而引之歸原。使行秋冬陽伏之令。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醫。陰虛火衰者以黃柏知母為君。而愈寒其腎。益速其斃。良可悲哉。若有陰虛火旺者。此腎水乾枯。而火偏盛。宜補水以配火。亦不宜用苦寒之品。以滅火。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正謂此也。如燈燭火亦陰火也。須以膏油養之。不得雜以一滴寒水。得水即滅矣。獨有天上火入於人身。如河間所論六氣暑熱之病。及傷暑中暑之疾。可以涼水沃之。可以苦寒解之。其餘爐中火者。乃灰土中無燄之火。得木則烟。見濕則滅。須以炭培。實以溫燼。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溫養其火。而火自退。經曰。勞者溫之。損者溫之。甘能除大熱。溫能除大熱。此之謂也。空中之火。附於木中。以常有坎水滋養。故火不外見。惟乾柴生火。燎原不可止。過力窮方止。人身肝火內熾。鬱悶煩燥。須以辛涼之品發達之。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則發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藥下之。則愈鬱矣。熱藥投之。則愈熾矣。金中火者。凡山中有金銀之鑛。或五金埋瘞之處。夜必有火光。此金鬱土中而不得越。故有光輝發見於外。人身皮毛空竅中。自覺如針刺蚊咬。及巔頂如火炎者。此肺金氣虛。火乘虛而現。肺主皮毛。經曰。東方木實。因西方金虛也。補北方之水。即

所以瀉南方之火。雖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無餘蘊矣。經曰。紀於水。火。餘氣可知。

腎中真陽。乃奉化生身之主。內則賴以腐化水穀。鼓運機神。外則用之溫肌壯表。流通營衛。耳目得之而視聽。手足得之而持行。所以為人身之至寶也。然而稟受原有不同。其中陰陽不無偏勝。陽過亢者。常宜養陰濟陽。陰過旺者。更當助陽禦陰。

喻嘉言曰。腎中真陽。得水以濟之。留戀不脫。得土以隄之。蟄藏不露。而手足之陽。為之役使。流走周身。固護腠理。而捍衛於衛。胸中之陽。法日之馭。離照當空。消陰除噎。而宣布於上。脾中之陽。法天之健。消化飲食。傳布精液。而運行於內。此三者。後天之陽。豐亨有象。而先天真陽。安享大寧。惟在外在上在中之陽。衰微不振。陰氣乃始有權。或浮冷不溫。衛外之陽不用矣。或當膈阻碍。胸中之陽不用矣。或飲食不化。脾中之陽不用矣。斯時腎中真陽。不能安於內而亡於外也。於是肌膚得陽而汗燥。頭面得陽而戴赤。脾胃得陽而除中。即不中寒。其能久乎。嘉言此論。開天闢地。亘古今之未有也。令人讀之。千遍不厭。

先賢往往重在養陰清火。亦時勢不同也。常見前輩長者。陽旺多壽。如黃芪白朮。概不可用。亦必不可用。後人漸見陽虛。而服苓連者。亦漸少。近時稟賦又大。

不同。凡病未有能外太少二陰者。縱或兼見三陽。亦不免裏重於表。用藥總以
芩朮附桂為主。而服涼藥者。百中難逢一二。然而學者亦不當專以時勢為主。
蓋非至正變通之道也。務必陰陽虛實諸法俱備。方稱醫手。夫仲景六經傷寒。
其中發表攻裏驅陰回陽。與夫清燥瀉火諸法。條分縷晰。至詳且盡。未嘗偏廢。
今之淺於醫者。不知分經辨証。始則亂表曰寧可過表。不可失表。既則怕火曰
千虛易補。一火難除。吁是何言也。此等無稽之談。從何得來。況六經原有法程。
病在陽明。所怕是火。火邪實盛。足以竭陰。法當急驅其陽。以救其陰。病在少陰。
所喜是熱。熱尚未去。陽即可回。法當急驅其陰。以救其陽。不明其理。肆謂某某
喜用溫補。某某喜用寒涼。安知仲景之法。條分縷晰。分經辨証。確有所據。溫涼
補瀉。毫不容混。烏容爾之喜好也耶。徒形所議之訛謬耳。

先天要論

八味地黄丸

昔漢武帝病消渴。張仲景為立此方。藥止八味。以熟地黃為君。重可加至二三
兩。故名八味地黃湯。取天一生水之源也。

至聖元關。為萬世無窮之利。後薛立齋趙養葵咸重用而珍寶之。

治病者善用之。能治命門火衰不能生養脾土。以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

不實。或下元衰憊。臍腹疼痛。夜多溲溺等証。

方列於左

淮山藥四兩 乾熟地八兩 山萸肉四兩 大粉丹三兩

白茯苓

三兩

光澤瀉

三兩

紫油桂

去皮

大附片

一兩

製地黃法

地黃稟北方純陰之性。為陰中之陰。製之法。非太陽烈火交相為

制。即煮百日。終不熟也。向使一煮便熟。何以固本。膏用生地熟地各半。製之

時。惟夏日秋陽。氣盛暴烈。用真產懷慶者。以酒洗。酒浸一宿。柳木甑砂鍋內

蒸半日。取出搗爛。手攤薄片。盡一日晒乾。再蒸再晒。九次為度。磁壘收固。經

久不壞。臨用酒潤。搗泥為丸。或以砂鍋微火焙。和諸藥磨末尤佳。

又云地黃非懷慶產

者力薄非丸
蒸九晒不熟

製附子法

頂大附子有蓮花瓣。頭圓底平者佳。童便浸五七日。候透。搗去皮

切四塊。仍浸三四日。用粗紙數層包之。浸濕。煨灰火中。取出切片。檢視有白

星者。仍用新瓦上炙熟。至無星為度。如急用者。切薄大片。銅鍋內用童便煮

三四沸。熟瓦上焙乾。至熟用之。八味丸藥能伐腎邪。皆君主之藥。宜加減用。

加減不依易老之法。亦不能收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之藥。到

不得腎經。有知母黃柏者。有去澤瀉者。皆不知仲景立方之本意也。嗚乎

其可哉

六味地黃丸

錢氏於前方中減去桂附以治小兒故名蓋以小兒純陽也

都氣丸

六味丸中加五味子故名述類象形之義也

加減八味丸

楊氏云平人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子

三一腎氣丸

丹溪所製獨此方不可用

金匱腎氣丸

仲景所製也治氣虛中滿神方

益陰地黃丸

治目病火衰者

濟陰地黃丸

治目病有火者

二方見原機啓微

易老云八味丸治脈耗而虛西北二方之劑也金弱木盛水少火虧或脈鼓指按之有力服之亦效何也答曰諸緊為寒火虧也為內虛水少為木勝金弱故服之亦效

張仲景八味丸中用澤瀉論不過接引桂附歸就腎經王海藏題之

愚謂八味丸以地黃為君而以餘藥佐之非止為補血之劑蓋兼補氣也若專為補腎而入腎經則熟地山萸茯苓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澤瀉之接引而後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門之藥浮中沈無所不至又為通行諸經引用之藥肉桂能補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右腎命門藥也然則桂附亦不待夫澤

瀉之接引而後至矣。且澤瀉雖曰鹹以瀉之。乃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故五苓散中用之。白茯苓亦瀉腎邪之品也。八味用澤瀉者。非但為引經瀉邪。蓋取其攻邪。即以補正。能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寇氏又何疑而去之耶。况澤瀉雖能瀉腎。然用之大補藥中。即欲瀉之。而力莫能施矣。其蘊妙豈冒昧所能窺毫末耶。

余所以諄諄於此方者。蓋深知仲景為立方之祖的認。此方為治腎之要。毫不敢私意增減。今人或以脾胃藥雜之。寒涼加之。皆妄逞臆見。而無當於理者也。

水火論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為兌。兌以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為資生之利澤。故曰悅萬物者莫悅乎澤。明乎此二水。可以悟治水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兌水。兌水制之者。權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當而可久者也。是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濟矣。

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

陳希夷曰。坎乾水也。氣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乃云。然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乃云。水泉動。然而。是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由斯而觀。不過欲人脫死地。而就生地。凡舉動先自潛固根本。以待後。乃能萬應而萬舉萬勝。明其理也。

六味丸

一名地黃

治腎氣作渴。小便淋瀝。氣湧痰涎。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齒痛。腰腿痿軟等症。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便血諸血。失音。水泛為痰之聖藥。血虛發熱之神劑。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敗濁為痰。或治咳逆。或治小便不禁。能收精氣之虛脫。養氣滋腎。制火導水。使機關利而脾土健實。

右為末。和地黃膏。加煉白蜜為丸。梧子大一早空心淡鹽湯送下。少時以美膳壓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瀉衝逆也。

六味丸說 腎虛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腎中非獨水也。命門之火並焉。不虛則水足以制火。虛則火無所制。而熱症生矣。名之曰陰虛火動。河間所謂腎

虛則熱是也。今人足心熱、陰股熱、腰脊痛，率是此症。乃咳血之漸也。熟地山萸味厚者也。內經曰：味厚為陰中之陰，故能滋少陰，補腎水，澤瀉味寒，寒先入腎。地黃澤瀉山藥皆潤物也。腎惡燥，喜得所潤。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物之性潤者亦無形，故用之。丹皮者，牡丹之根也。即丹根是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北屬陽，味苦辛，故入腎而斂陰，益少陰。平虛熱，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從土化，土能防水，淡能滲洩，故用之以制水臟之邪。且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即此藥也。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為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痿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竭則盛夏不熱，是方也。熟地山萸茯苓澤瀉丹皮山藥皆濡潤之品，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溫之物，能於水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蓋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先天水火總論

前人之論水火既詳，慧再約言而切指之。夫人之始生也，先生腎，腎有兩腎，左為陰水，右為陽水。中間是命門之穴，真陽之火居焉。此火即是人之命根。

也火旺則精神强健。火微則精神衰弱。火息則無生矣。心賴命門之火。而神明有主。能應事事。肝賴命門之火。而能謀慮。胆賴命門之火。而能決斷。胃賴命門之火。而能受納。脾賴命門之火。而能轉輸。肺賴命門之火。而能治節。膻中賴命門之火。而能喜樂。大腸賴命門之火。而能傳導。小腸賴命門之火。而能布化。腎賴命門之火。而能作強。三焦賴命門之火。而能決瀆。膀胱賴命門之火。而能收藏。此十二官者。全藉命門之火以養之也。經曰。勞者溫之。八味地黃丸。湯大劑與之。是也。而腎中真陰之水。亦無一臟不取資也。腎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胃土。相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腎水。生生不已。故能長有天命。心得腎水。而神明始渙發也。脾得腎水。而精微始化導也。肺得腎水。而清肅始下行也。肝胆得腎水。而謀慮始決斷也。六腑俱賴得腎水。而後可分布之也。腎中無水。六味地黃湯。丸大劑與之。肝中無水。四物湯中。熟地用至一兩。心中無水。天王補心丸中。生地換熟地。膻中無水。歸脾湯。脾胃無水。六君四君。肺金無水。生脈散。舉一而類推之可也。凡人得失榮枯。察色便曉。有諸內者。形諸外。不觀之帝王之色。龍文鳳彩。神仙之色。嶽翠山光。榮華之色。珠明玉潤。壽耆之色。柏古松蒼。貧賤之色。薄削垢膩。疾病夭枉之色。重濁晦滯。枯索羸蠟。故五臟各有正色。即以其色之呈於面者。分生尅黑。

有黃色土尅水矣。紅有黑色水尅火矣。黃有紅色火生土矣。黑有白色金生水矣。相生者生。相尅者死。尅者救生。生者制尅。其理一通。方稱醫傑。不學無術。何知生尅。窮究六經。方知用藥。即如內傷諸症。脾腎居多。脾虛者宜用參苓。芪朮。砂半。薑蔻等藥。溫醒脾胃。宣暢胸膈。飲食健運。諸病自愈。腎虛者宜用熟地。山茱。附桂等藥。無水者壯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原。腎氣收藏。元氣自復。或問曰。常見凡人腎中之火。亦無一臟不焚燒也。腎火犯心。而煩燥生焉。腎火犯肝。而龍雷出焉。腎火犯脾。而津液乾焉。腎火犯肺。而喘嗽病焉。腎火犯於六腑。而燥渴枯竭之症。種種變生。然則治之之法。奈何。余曰。明乎哉。問也。夫腎中之真火起者。由於腎中之真水竭也。宜用六味地黃丸料。加麥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大補腎中之水。水盛而火自潛藏。何病不愈。粗工不達此理。誤用梔柏。連殺人多矣。故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此論水火之妙用。實有至理存焉。學者苟能參悟而會通之。醫不稱神。吾未之能信也。

滋陰降火論

補陰丸中。以黃柏知母。天麥門冬為佐。蓋黃柏苦寒瀉水。天冬寒冷損胃。服之者。不惟不能補水。而且有損於腎。故滋陰降火者。乃謂滋其陰而火自降。當串講不必降火也。然二尺脈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當於二臟中各分陰陽虛

實求其所屬而平之。若左尺脈虛弱而細數者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脈遲軟或沈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於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用十補丸。治腎經虛冷足寒膝軟。即八味丸加五味子嫩鹿茸。此皆滋其先天之化源。實萬世無窮之利。世醫之補陰者多用黃柏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無遺憾於世。予特表而出之。以廣前人之未詳。使病家醫者加意於六味八味二方云。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燐。得木而熾。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真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

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熾。遇水則燐。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燭天。物窮乃止。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光撲滅。古人瀉火之法。意蓋如此。今世醫家病者多喜黃柏知母治相火。殊不知此相火者寄於肝腎之間。此乃水中之火。龍雷之火也。若用黃柏苦寒之藥。又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熾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或燒毀房垣。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驗也。夫龍雷何以春夏而啓發。秋冬而歸藏。蓋冬時陽氣在水土之下。龍雷就其

火氣而居於下。夏時陰氣在下。龍雷不能安其身。而出於上。明乎此義。惟八味丸中桂附與相火同。氣直入腎中。以據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相火安得。不引而歸原耶。凡人非此火不能以有生。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獨以地黃滋養水中之火。世人皆曰滅火。而予獨以桂附溫補天真之火。此千載不明之論。予更重言以引申之。高明以為然否。

咳嗽論

咳無痰而有聲。嗽有痰而有聲。雖分五臟六腑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蓋肺為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欬。又肺為嬌臟。畏熱畏寒。火刑金故咳。水冷金寒亦咳。故咳嗽者必責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於肺而在於脾。不專在脾而反歸重於腎。蓋脾者肺之母。腎者肺之子。故虛則補其母。虛則補其子也。

如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而佐以解表之藥。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腠理不密。風邪易入。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古人所以製參蘇飲中必有參。桂枝湯中有白芍甘草。敗毒散有人參。解表中兼實脾固氣也。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以出。後來之邪無路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而不固。腠理愈疎。外